

欧洲的 另一种色彩

■ 余泽民 / 著

OU ZHOU DE LING
YI ZHONG SE CAI



这是一本讲述欧洲别样风情的散文集。欧洲异域色彩的斑斓，人文情怀的多姿，无不体现出蕴藏在欧洲大陆深厚的文明积淀。探究这种文明的内在精髓，从另一种角度可能看得更清楚，理解得更透彻。作者长年旅居欧洲，游历四方，对欧洲的风土人情、历史掌故多有深刻的感悟，其描述欧洲风情的散文，非走马观花者所能为；况其文章角度独特，见解精到，纵史论今，笔墨自如，往往能从自己亲历的故事中，生发出些许哲理，令人受益。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 余泽民 / 著

欧洲的另一色彩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欧洲的另一种色彩 / 余泽民著. — 天津: 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8. 1

ISBN 978-7-5306-4812-4

I. 欧… II. 余…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7)第203198号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35号

邮编: 300051

e-mail: bhpubl@public.tpt.tj.cn

<http://www.bhpubl.com.cn>

发行部电话: (022) 23332651 邮购部电话: (022) 27695043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天津市武清区丰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 787×1092 毫米 1/16 印张 16.75 插页2

2008年1月第1版

2008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6000 册

定价: 31.00 元



余泽民

二十世纪60年代生人，1989年毕业于北京医科大学临床医学系，后在中国音乐学院音乐学系攻读艺术心理学硕士学位。1991年赴匈牙利闯荡，当过诊所医生、大学讲师、插图画家、报社主编、翻译、导游、演员、编剧，一度曾靠摘果、剥蒜为生。游历欧洲列国，体味生活滋味，崇尚心灵探索，描绘世情百态。现居匈牙利布达佩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匈牙利记者协会会员。中篇小说集《匈牙利舞曲》入选“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2005年卷”，著有长篇小说《狭窄的天光》和文化专著《咖啡馆里看欧洲》。许多作品发表于《当代》、《十月》、《中国作家》、《小说界》、《小说月报》等刊物。翻译2002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凯尔泰斯的《英国旗》、《命运无常》、《另一个人》、《船夫日记》等作品，研究介绍当代中东欧文学。编剧并主演电影《有一个中国人》，合著电影剧本《翡翠龙》。

序:

一匙百味的余式欧洲大餐

王 棵

有一次,我需要一篇印象记。由于我在交际方面的孤僻,一时找不到合适的文友来帮这个忙。迫于无奈,不得不去找远在布达佩斯的泽民。让泽民来写这篇东西,客观地说,那简直是在刁难他。那时我跟泽民的交往,无非是某个作品研讨会上一个来小时的相临而坐,以及当日午后在一个人数众多的餐桌上的遥遥面对。论及我们言语上的交流,几近于零。印象记是个形象而具体的东西,在两个人几乎没有说过话、只匆匆见过两面的前提下,如何为对方来操刀这样一篇命题作文?

阿基米德说,给我一根杠杆,我就能撬起地球。一个人当然是无法撬起地球的,给他十根杠杆都不能,他这话只是在阐述一个抽象的道理。把这个道理用到泽民身上,就是:只需一丁点的线索,他就可以完成几乎无法完成的任务。几天后,泽民如期发来一篇洋洋近万字的印象记,随我的小说在杂志上发出。这篇印象记引起广泛赞誉,普遍的评价是:写得准确而生动。我身边的朋友总是问我:这个叫余泽民的人,跟你很熟吧?

准确而生动。生动,对一个熟练的写作者来说,也许并不难做到;而在如前所述的那种前提下,泽民做到了准确,那可称得上是神奇了。

也许可以这样解释这桩奇事:泽民学过心理学。作为国内至今仍屈指可数的曾经的艺术心理学硕士,泽民有着一双锐利的眼睛,能快速、深入地进

入他人、世象的内部,捕获真知灼见。

但这种解释似乎并不够。一种能力的产生其实依赖于一个人的综合素养。我觉得,是泽民丰富的人生经历、他的博学、善于静思的性格,铸成了他的睿智、机敏,甚至还有一点点的灵异。毕业于北京医科大学医学系,曾是中国音乐学院音乐系艺术心理学硕士,二十世纪90年代初即赴匈牙利工作,之后当过医生、大学讲师、插图画家、翻译、果农、家教、编剧、演员、编辑、小说家……这样一份长长的经历条目,是普通人几辈子都换不来的,把生命活得如此丰沛,他又是那样的热爱读书,不睿智都不行。

在这部由一篇篇隽永、精干的小文组成的杂文集中,泽民作为一个近十年来在欧洲游走、经历丰沛、博览群书、通晓心理学的、性情特别的人的存在,得以极好地体现。从某种角度说,这本书是独一无二的。它显然不是一般的游记,又不同于以文载道的所谓文化散文,也不是一个时期以来书店里甚嚣尘上的轻漂的“美文”,更非一个游历者的心情絮语。因为作者本人的独特性,其中每一篇文章都是一次独具特色的文化呈现、知识重构,是一支催生阅读兴趣的兴奋剂。在知识经济的时代,它可以给予人们一定的知识给养。面对浅阅读的时代弊病,它在内容上的融会贯通,文字上的从容、清隽、流畅、真正的优雅,时隐时现的黑色幽默,又能使人读来神清气爽,魅力独具。

我欣喜于阅读这部作品时所获得的,与那些曾经影响和启迪一代代人的文学、音乐、绘画、建筑等等大师跨越时空相逢时的高远心境,与那些来自异国的教堂、咖啡馆、广场、河畔、墓地、俊男美女、风俗、生活习惯没有距离感的真切感知。它让我想到,在这个世界上,在人生的长河里,热闹、悲喜、轮回总在上演,内心顿然产生超脱俗世的镇定、宁静和超然。我所熟知或有些陌生的那些过去的名士:纪德、裴多菲、希茜公主、卡夫卡、弗洛伊德、艾萨·卡拉瓦乔、唯美英雄王尔德、可能死于“咖啡中毒”的巴尔扎克、1820年初秋身受肺结核折磨的济慈、三十五岁在饥寒交迫中死去的天才莫扎特、被抓进纳粹集中营前写下《安妮日记》的那位十三岁少女、绰号“小弟”的普斯卡什、去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哈罗德·品特、胸有成竹地登上比萨斜塔的伽利略、喜穿男装的女作家乔治·桑、为自己举行为期一周葬礼的先锋戏剧家

哈拉斯·皮特，当然还有作者本人敬仰的匈牙利国宝凯尔泰斯……他们，越过生死、地域的界限，走到我眼前，微笑或叹息；我陌生的、有所耳闻或闻所未闻的异域生活场景：布达佩斯的“岛上艺术节”、萨特和波伏娃在那里拥有一张靠窗的桌子的巴黎花神咖啡馆、戛纳旁边的莫琴城、“香水城”格拉斯、卡夫卡曾经蜷于其间的布拉格城堡高墙下的小屋、对同性恋和卖淫熟视无睹并自行车林立的荷兰街市、布达佩斯的卡斯特罗酒吧、罗马城中那个游客云集的西班牙广场……这些，同样穿过地域的界限，跳至我眼前，活色生香，让我目不暇接。所有的这些，以融会的方式，与我共处阅读的每一个刹那，都使我有限的人生突然生辉和盈漾，这令我受益并激动。

在个别章节里，我会遇到内心的小小震动。譬如那个为自己举办葬礼的哈拉斯·皮特，他用这种方式完成一生最后的先锋，而在自我筹划的葬礼不久，他死于绝症——是的，他不可能参加自己真正的葬礼。再比如，泽民在《黄金牢》中说到他第一次去布拉格。那是2001年，他偶遇在地铁车厢里静读诗集的捷克小伙，一下就爱上了这座城市。“在2001年布拉格拥挤的地铁里居然遇到一个相貌精致的年轻人读诗集——这纯粹雪莱、拜伦时代的情调给我带来的兴奋与感动，让我至今无力用文字复述。就是这瞬间的浪漫，让我爱上了这座城市。”他如此剖析一种爱的诞生，令我感念丛生。

也有令我忍俊不禁的时候。这是匈牙利离奇的租赁警察制度。说是在眼下的匈牙利，只要向当地警察局递交申请，任何公民都可以出钱雇佣警察。于是出现了这样的笑料：一群女友在家聚会，女主人打电话招了一位舞郎上门助兴。门铃响了，一个警察装束的俊男跨进门厅，没等开口，已被大呼小叫的女人扒掉了制服。直到他亮出警徽，女人们才弄清：俊男是隔壁邻居叫来制止她们扰民的真警察。

诚如上面所提到的因一次偶遇而爱上布拉格，在这部作品中，也有一些篇章专注于一个游历者对异域生活的感思，或者暴露出作者对社会生活干预的野心。在这些篇章里，更多的是泽民本人与读者的真诚交流和互动。我喜欢这些充满真实感受的文字间所流露出的作者的性情，机智、幽默，妙趣横生，令人玩味。

杂文集里的个别文章，我在泽民的天涯专栏里看过。在天涯网络论坛，

泽民的专栏拥有广泛的读者,我是其中之一。他在专栏里发的杂文并不多,故而每每看完一篇都不能尽兴。但当泽民把这本书的电子版,一应近七十篇的文章一起发给我时,我忽然对接下来的阅读感到了畏惧——这是一种不可避免的心理反应,我们总是这样的:再好的东西,吃一两个,会喜不自胜,当它是一大堆,就难免会把它当成负累。

大约是这种肤浅的心理习惯,加上事情很多,我过了一个多月才鼓足勇气打开这部书稿。接下来发生了与我的预想截然相反的情形。负累感从来不曾出现,全部都是享受。毋庸置疑,我喜欢这部作品里的每一篇文章。我花了整整一个下午,读完了书稿的一半,然后我舍不得读了。我珍视这种可遇不可求的阅读兴奋,想让这种享受持续的时间长一些。于是我停下来,在第二天,同样心怀激动地读完了另一半。

(王樑:江苏籍,70后新锐小说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著有长篇小说《间歇性发作》,中篇小说《如影随形》、《束手无策》等,短篇小说集《守礁关键词》入选“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2005年卷”,曾获《小说选刊》全国优秀小说奖、2007年度《十月》新锐人物奖。)

目 录

序:一匙百味的余式欧洲大餐(王棵) / 001

每个人都是少数者 / 001

初抵匈牙利时闹的笑话 / 004

画乳添乳 / 008

人人都有偷的瘾 / 012

诗样的老夫少妻 / 016

远离政府的首都 / 020

“差五分十二点” / 025

趁酒之危 / 028

屎记 / 033

什么也没有发生 / 038

蛇的命运 / 041

暖暖的佛罗伦萨 / 044

狂欢彩虹 / 049

- 当了把名人 / 052
- 一个欧洲打工仔的王朝 / 056
- 巴黎的子宫 / 060
- 维也纳森林里的隐私 / 065
- 残疾也很美 / 070
- 聪明商人会销售文化 / 073
- 死了总比活着好 / 076
- 墓上红唇 / 080
- 绿手铐 / 084
- 巴尔扎克的古堡窗口 / 088
- 参加自己的葬礼 / 091
- 快乐消费的诀窍 / 096
- 龙爪与圣手 / 098
- 好瘸子 坏瘸子 / 103
- 花神 / 105
- 第一个圣诞 / 110
- 我在罗马许了个愿 / 114
- 德国人的另一种占领 / 119
- 厕所恐惧症 / 124
- 骂人也是推动历史的动力 / 128
- 戛纳街头看热闹 / 132
- 香水城遇劫记 / 134
- 乘车癖 / 136
- 帝国咖啡的记忆 / 140

- 黄金牢 / 145
- 卡拉瓦乔的夜 / 149
- 老外的天堂 / 152
- 英国病人的隐私 / 155
- 莫扎特的微笑 / 160
- 浪漫的渔人堡 / 164
- 西班牙台阶 / 169
- 忠诚不等于不抱怨 / 174
- 维也纳有张沙发床 / 177
- 瘾君子 / 181
- 去见卡斯特罗！ / 185
- 有些兽行只见于人类 / 189
- 在荷兰偷车不算罪 / 191
- 太俗的卡布奇诺 / 194
- 流浪欧洲的大篷车 / 198
- 圣母院 / 200
- 咖啡馆婚姻 / 205
- “小弟”留下的中国梦 / 210
- 欧洲警察也出租 / 212
- 傻子过海关 / 215
- 没有了也等于有 / 219
- 品特的味道 / 222
- 圣诞老人也变性 / 225

欧洲人不认星巴克 / 227

堂吉诃德的孩子们 / 231

欧洲烟民日子难过 / 233

我的波提切利 / 236

国王制造者 / 239

欧洲福利面面观 / 243

男装女人姐弟恋 / 246

咖啡与性力 / 250

手包的精神分析 / 254

后记：我数着那电线杆流浪 / 257

◎ 每个人都是少数者

夏夜。布达佩斯。我去多瑙影城看最新上映的影片《海盗》。正片播映前，银幕上照例是一堆稀奇古怪、眼花缭乱的消费品广告，其中夹杂的一段不过一分钟的“公益广告”却吸引住我，对我的冲击甚至超过了正片本身：

在摩登写字楼的电梯内，一位面色疲惫、脊背微驼、衣衫褶皱的清洁女工，一手拎着塑料水桶、一手攥着拖把走进电梯，站在角落。随后，三个衣着暴露、有着魔鬼身材的时尚女郎走进来，她们都要比女工高出一头，感觉良好地像画布上的女神。电梯启动，三个女郎神态夸张地搔首弄姿，大声嬉笑，不时轻蔑地瞥一眼紧贴角落、自惭形秽的中年女工。女人将水桶放在脚边，两手攥紧拖把，缩着肩垂着头，将视线埋在被污水浸湿了的鞋帮间，女郎们放肆的声声佻笑，像一把把刀子割着她木讷的脸。上升的电梯变成残忍的刑室。

电梯停了，自动门打开。两名女郎有说有笑地出了电梯，换进两个跟中年女人穿着同样浅蓝色制服的年轻女工。

电梯重新启动。两名年轻女工身体健壮，声调爽朗，她俩一边跟同事搭话，一边故意扭过脸鄙视地盯着时尚女郎露脐的打扮，毫不掩饰心里的嘲讽和厌恶。

一阵沉默，电梯里突然被爆笑声充满，其中一个边笑边故意挥动手中的



抹布,时尚女郎不知所措地扭过脸去。这时,那位中年女工也终于长舒了一口气,紧皱的眉头舒展开来,而且如释重负地抬起了脸。刚才还跟女友嬉笑的时尚女郎,此时难受得无地自容,仿佛被人剥光了衣服丢在万人聚集的广场中央,尴尬地咬着嘴唇,眼睛死盯着禁闭的门缝,恨不得变只蚊子逃出电梯……

的确,这是一个每天都在我们身边发生、却很少为人注意的客观事实:日常生活中,我们每个人都可能随时随地成为一名“少数者”。但是,当我们作为“多数者”时,又有多少人能够将心比心地体恤那些“少数者”的感受呢?有谁想过:在以天主教为第一大宗教的欧洲大陆,尽管深居梵蒂冈宫内的教皇代神宣旨,权倾诸国,威仪四方,但他也无力保佑自己的信徒在大不列颠岛上不成为“少数者”,甚至曾遭受驱逐和迫害。

1534年,英王亨利八世爱上了王后的侍女安妮·博琳,请求罗马教皇批准自己与来自西班牙的阿拉贡公主卡特琳离婚。他的理由是,他与卡特琳的婚姻“违背了上帝的旨意”。原来在二十五年前,当时还不满十八岁的新国

王亨利八世，娶了他短命哥哥亚瑟的新娘——比他大六岁的卡塔琳。按理说，英王提出离婚的理由十分充分，《圣经》里的《利未记》里清楚地写着：与嫂子同眠罪孽深重……但遗憾的是，教皇也不总是按《圣经》行事。当时卡塔琳的外甥是刚刚成立政府不久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教皇不得不在上帝与皇帝之间做出抉择，于是他选择了拖延……

亨利八世对教廷一向忠心耿耿，曾用自己渊博的学识反击马丁·路德对教廷的攻击，因而被教皇授予“国教捍卫者”的殊荣。教皇不准离婚，惹恼了亨利八世，他一气之下与梵蒂冈分道扬镳，通过国会法案，宣布“英王是英国教会唯一的最高元首”。从此，天主教徒在英国变成了“少数人”。1701年，英国议会制订了“天主教徒不得担任国君与王室成员不得与天主教徒结婚”的规定，至今被工党议员抨击为“歧视性政策”。当年爱德华八世因为爱上了信仰天主教的美国女人辛普森，不得不退位降为温莎公爵。

前些天，我在 MSN 上遇到远在美国读书的好友关宇。他兴奋地告诉我的第一句话是：“今天纽约举行同性恋大游行，人山人海，非常热闹。”

接下来，关宇告诉我的第二句话是：“你知道我当时什么感受？我觉得自己变成了异类！”我听了哈哈大笑起来。

是啊，当你是“多数人”中的一员时，你对“少数人”的尊重，实际是对同样可能成为“少数人”的自己的尊重。在这个星球上，万物生长，都有其存在的空间和道理；在人类社会里，任何不伤害他人利益的生存都是合理的，都值得容纳和尊重。

◎ 初抵匈牙利时闹的笑话

我从小到大没骂过人,至少从来没用过汉语里公认的脏话骂过人,甚至连 TMD 都说不出口,即便气急败坏的时候刚说个“他”字,自己就上下都痿了,只有太阳穴猛跳的青筋和被憋红的脸,活像不能自控的亢奋器官。

既然知道自己不会骂人,于是在与人交往中格外小心,尽量筛掉自己无计对抗的粗鲁家伙,尽量避免陷入自己无从应对的对骂处境。最后的结果失中有得:使自己本来倔强的脾性又多了几分忍让与谦和。记得我在北顺城街小学读书时,历届班主任都三天两头当着全班同学的面夸我“从不打架骂人”。虽是夸奖,但却让我觉得羞窘,因我心里偷偷地羡慕人家的,恰恰因为人家“会打架骂人”。

有段时间,我曾锻炼着能用“扯蛋”表达自己愤怒的最高级,可是后来偶然在哪位大作家的杂文里看到这词,写成“扯淡”而不是“扯蛋”,结果令我大失所望,再出口时觉得文绉绉轻曼曼的,丧失了原来自认为的力度和快感。渐渐的,这个词也从我的词库里抹掉了。一个人找不到可以让自己表达愤怒和憎恨的语汇,也是一件郁闷事。现在,那座破庙改成的小学早被拆掉了盖了金融街,但是那种说不出口的自卑却保留至今。

不会骂人,既是优点,也是缺点,总的来说,缺点大于优点。一是缺少了

舌头尖上宣泄的途径,于是下意识地逼着自己偷偷增长文字上的险恶;二是少了许多蛮奸式的雄霸气势,故而在与人交往总是有意无意地避免嘴上的锋芒,这样短处也便无所谓短处了。

在大学里时,那些一心想去美国发展的同学,不仅苦读“托福”、“GRE”,还忙里抽闲苦背英文中的脏话,以便出国之后在老外跟前不当外人。我既不想去美国,更不想去听美国人骂,所以又为自己找到一条不考“托福”的理由。

知道老外善骂,由来已久。小时候看《地道战》、《地雷战》、《平原游击队》之类的抗日电影,满耳朵里灌满了“八格牙路”和“死啦死啦地”。当时我以为“八格牙路”是日本鬼子在骂八路军,语法结构就像“吃个屁饭”、“坐个鸟车”、“结个屎婚”一样。后来直到1989年我到北京的中日友好医院做临床实习,经由一位日本同行的指点才明白:原来“八格牙路”不是专骂八路军,而是骂人“笨蛋”、“蠢货”的意思,翻译成中文根本算不上骂。据一位懂点日本历史的朋友讲:“八格牙路”这句日本国骂,还取自中国《史记》里“指鹿为马”的历史典故,意思是“你这个连鹿和马都分不清楚的蠢货”。

中学的时候,常能看到原文播放、同期配音的“内部片”,于是“Fuck”、“Shit”又不绝于耳。后来听多了就习惯了,“Fuck”跟中国的国骂没什么两样,“Shit”根本就算不上骂,不过是当语气助词用。相比之下,远不如我小时候的一个邻居想象力丰富。以前,我家住在四合院时,有一位精神不大正常、但丝毫不泼的女邻居经常被闺女气得浑身发抖,破口大骂,骂自己的孩子是“臭大粪”、“臭茅房”、“臭烟筒”……估计是正对她家门口的公共厕所给了她灵感。院里人听了哈哈一笑,谁也没觉得这是骂人。后来我学了医,觉得女邻居的骂人实在是一个很幽默的生理比喻,孩子通过阴道分娩,大粪通过肛门排出……当妈的警告孩子“你是我生的”,怎么能算骂人?但我还是觉得要比英文的“Shit”强得多。出国之后我才发现自己错了——低估了外国人的智慧。

1991年晚秋,我拖着七十多公斤重的行李来到匈牙利工作,一下火车就